

Louise Glück

《奇境沒有愛麗絲》

新書
推介

2020年是《愛麗絲漫遊奇境》出版155周年，《奇境沒有愛麗絲》是獻給無數《愛麗絲漫遊仙境》(Alice'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, 通常縮寫成Alice in Wonderland, 中文或稱《愛麗絲漫遊奇境記》)書迷的禮物。

紅心王后是不是依然動不動就要砍別人的腦袋？瘋帽客是不是依舊非茶不喝？紅心武士究竟是否有罪？柴郡貓的笑臉從何而來？……

在《愛麗絲漫遊仙境》出版154年之後，在英國麥克米倫出版公司的邀請下，11位童書作家再次回到兔子洞裏。這次，沒有愛麗絲的引導。他們可以仔細地打量卡羅爾(Lewis Carroll)創造的奇境世界和那些雖然一筆帶過，卻令讀者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：渡渡鳥、柴郡貓、瘋帽客、三月兔、睡鼠、鷹頭獅、紅心王后。他們成為了這11個腦洞大開、妙趣橫生的故事的主角。在每個故事開始前，每位作家都用一段話深情地表達了自己對《愛麗絲漫遊仙境》的熱愛。小時候，他們都曾跌進兔子洞，跟隨愛麗絲在奇境中漫遊，如今，已經長大的他們用自己的筆為現在的孩子鑄造了11把開啟奇境的鑰匙。



掃描QR Code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讀書資訊



追尋個體的普遍性

——路易絲·格呂克的啟示

胡一峰



▲格呂克詩作簡體中文版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▲《詩歌：1962-2012年》收錄了格呂克半世紀以來詩作的合集

路易絲·格呂克詩集《直到世界反映了靈魂最深層的需要》《月光的合金》被譯成了中文。據說，公布獎項當天，圖書電商網站上這兩部書銷量大漲。內地網站「當當網」1小時銷售冊數分別達到近萬冊，日均銷量暴漲450倍。即便如此，這位詩人在內地讀者中並不夠普及。不過，有了諾貝爾獎的加持，隨着媒體的介紹和專業解讀，相信大家會慢慢了解並喜愛上這位詩人。

直擊人心的詩句

格呂克的詩別有風味。有的句子讓人心驚，「我要告訴你件事情：每天／人都在死亡。而這只是個開頭。」（《幻想》）簡直像一部懸疑恐怖片的開頭，讓讀者混亂的心緒突然沉寂下來，如一塊石頭向湖底墜去，不知最後會落到哪裏，但周遭的一切似乎已不再要緊。

有句子則叫你倍感溫馨：「幾周前我發現我母親的一張照片——她坐在陽光下，她的臉漲紅像是洋溢着成就或勝利。／太陽照耀着。幾隻狗／在她腳下打盹，在那裏時間也睡着了，／像在所有照片中一樣平靜、不動。」（《夏日花園》）長句、短句以及詞組，組合成一幅視覺感很強的畫面。更重要的是，這樣的畫面並不需要讀者有豐富的想像力或周密的邏輯思考，順口讀去，畫面就呈现在人的眼前。

這樣的句子還有：「十二月底：我和爸爸／去紐

約，去馬戲團。／他馱着我／在他肩上，在寒風裏：／白色的碎紙片／在鐵路枕木上飛舞。／爸爸喜歡／這樣站着，馱着我／所以他看不見我。」（《雪》）類似的場景，我們做孩子時或許都曾有過，但這種情感，卻等我們做了父母才真正體會到。最後一句「所以他看不見我」，尤讓人心動。時空彷彿重疊在了一起，此時被父親馱在背上的，似乎已是那個長大了孩子。父親看不見背上的孩子，長大的孩子卻能以全知視角回望寒風中的父親和當年的自己。個中感觸，非經歷者不能知；知者又未必能言，能摹其狀者，正是詩家。

人我共通的探索

說實話，我也是得知諾貝爾獎揭曉的消息後，才未免俗地讀了一些格呂克的詩。雖然讀得不多，但深受感動。這種感動是我在讀中國的詩人時也曾有過的。比如，昌耀的《高車》：「從地平線漸次隆起者／是青海的高車／從北斗星宮之側悄然軌過者／是青海的高車／而從歲月間搖撼着遠去者／仍還是青海的高車呀。」說來奇怪，這些詩營造的意境或意象，其實差別很大，但讀後給人的感動，卻大致相同。而在我看來，是否能給人以感動，正是真詩與假詩最重要的區別。

讀這些詩，你會感到聖經裏的巴別塔寓言或許是個謊言。是的，上帝讓人類說不同的語言，使人類相互之間不能溝通，從而破壞了人類建造通向天堂高塔的計劃。但，人類除了語言，還有情感。情感的普遍性，足以超越和克服語言不同帶來的隔閡。而個體的意義也經由共同共通的情感而獲得了某種普遍性。據報道，格呂克此次獲

詩意生活之營造

胡一峰

諾獎的厲害之處，不但在於誘使人們去讀某個作家，而且在於給人打開思考文學、人生和生活的某個角度。比如，2016年，鮑勃·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，獲獎理由是「鮑勃·迪倫為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帶來了全新的詩意表達方式」，這讓人們重新思考歌曲與詩的關係，及其對於生活的意義。今年，路易絲·格呂克獲獎也是一樣，刺激人們反思「詩與生活」這個老問題。

「詩」與「生活」的互相試探

曾有一個時期，人們對物欲的追求填塞了生活，詩也被人淡忘了。最近幾年，詩歌在我們的生活中又漸漸復甦。比如，余秀華的詩作一度走紅，詩歌作品累計銷售超過15萬冊，近來熱度雖有下降，但仍受到關注。再如，對古詩的誦讀和學習，在青少年教育中越來越受到重視。以我翻看讀小學的女兒的語文課本和作業的經驗來看，這一代中國孩子在學校裏接受到的詩歌教育，不論從量還是質，都將遠勝於他們的父輩。

當然，關於「詩歌熱」的思考還可以溢出詩歌本身，進入傳播載體的考量。比如，借助於微信公眾號、網絡電台等平台，「為你讀詩」「詩歌夜讀」等悄然興起，以碎片化的形式，推高了人們的讀詩熱情。細想起來，詩歌本就與生活的碎片暗中合拍。讀詩史常見到詩人在走路、騎馬、坐船時吟詩作詩的記載，正統的解釋當然是「苦吟」，但誰敢說這不是詩人借吟詩殺死生活中的無聊呢？當代人的生活，經常被切割得四分五裂，引入詩歌，正好好作些彌補嗎？

大眾文娛也為詩歌傳播提供了新手段，內地《中國詩詞大會》等熱門綜藝節目，為當代人們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談論詩歌的方式。於是，詩不僅是可吟哦的，也變成了可把玩的。凡此種種，也不妨看作「詩」與「生活」在新的歷史條件和文化環境下的互相試探。我們有理由相信，這樣的試探是友好的，或許也將把「詩與生活」的命題推向一個新的階段。

體會心靈釋放的酣暢

我想，生活之所以需要詩，因為它以最簡練、最直觀的方式說出了心靈與世界、人生與社會之間的勾連。而詩之所以需要生活，是因為它本就是柴米油鹽的生活釀出的酒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我以為，除了專



▲《給孩子的詩》裏，詩人北島精選101首中外現代詩，讓孩子在領略詩歌之美的時候，領略世界的豐富和文化的多樣



▲年僅6歲的王恆屹參加《中國詩詞大會》，即興挑戰「姓氏飛花令」

業的詩歌研究者，對詩不妨持寬泛的態度。事實上，詩從古代一路走來，也經歷了自我規整又自我解脫的過程。因此，凡能抒發心中情感而具備一定形式美或音樂性的句子或句子組合，都是詩。不論讀詩還是作詩，不必過多顧慮其是否「規整」。生活中讀詩，更應從中捕捉屬於自己的感動，體會心靈解放的酣暢。

其實，形式規整的「詩」裏，真有「詩味」的，有時也只要一兩句。記得施蛰存在《唐詩百話》裏說過一個觀點，有些流傳下來的詩其實只有一兩句是好的，剩下的那幾句，是因為要有規整的格式而硬湊上去的。比如賈島，便是有名句而無名篇的典型，《題李凝居》的「鳥宿池邊樹，僧敲月下門」，膾炙人口，剩下的句子就沒那麼妙了，而且全篇缺乏整體性。經施蛰存說破，再讀詩時，不但又發現了相同例子，而且心情更加自由，覺得整首詩好，便整首吟誦，若只覺兩句三句好，取其半壁可也。

詩句本是濃縮的靈感，妙句更是個中精粹。普通人與詩親近，既是情感的陶冶，也是思維的訓練。文藝家由此進入，更能開出一片天地。一部氣勢頗弘的藝術作品，以一兩句詩為精神源頭，在文藝史上比比皆是。中國畫常題「某某詩意」。作畫者酣暢淋漓的水墨，竭盡全力想要表達的無非詩的意境。其他藝術也是如此。曹禺名作《日出》裏，陳白露反覆提到：「太陽出來了，黑暗留在後面，但太陽不是我們的，我們要睡了」。這幾個句子，詩意滿滿。曹禺談及創作經歷時自陳，正是先有了這幾句詩，才有了這部劇。換句網絡流行語來說「為了這點醋，包了頓餃子」。詩之於藝術創作，甚或之於生活，就是這點醋，或許並非「剛需」，卻讓你不得不割捨與丟棄。